四庫全書

史部

吳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陸氏世頌曰遜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

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也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

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
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
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鋭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
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内應權遣
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
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
為兵羸者補户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
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

後諸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
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
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呂蒙稱疾
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
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
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兼相聞
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若見至尊宜好為
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

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奬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勲足以長世

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隂抜趙之畧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歩騎駐旌闚望麾葆摻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吕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

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絶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脱走蜀以為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

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别駕從事舉茂才時荆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黄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

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吳書曰諸將竝欲迎擊備遜以為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

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

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

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

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

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感臣初嫌之水

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

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

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

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

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畧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

不相聽從遜案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

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録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

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晥乃召遜假黄鉞為大都督逆休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黄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吳録曰假遜黄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休既覺知耻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

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畧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
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
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黄龍元年拜上大將
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廵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
徵遜輔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
昌侯慮於堂前作鬬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
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毁徹之射聲校
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

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畧終建勲祚

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絶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

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
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
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寛其租賦
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
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
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
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
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

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閿闠慼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

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
垂曜將來權用納馮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
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
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
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葑豆與諸
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
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已守
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

出耳令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闔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臣松之以為遜慮孫權已退魏得專力於已既能張拓形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為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害俘馘千人未足損魏

徒使無事之民橫罹荼酷與諸葛渭濱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應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臣松之以為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鷇曲惠小仁何補大虐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東王梅頤等竝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逯式逯音錄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

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臣松之以為邊將為害蓋其常事使遂式得罪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虧損雅慮尚為小詐哉以斯為美又所不取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没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為寇遜自

聞輒討即破遼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厷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會稽典録曰謝淵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慼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辯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為顯士淵之力也吳歷稱云謝厷才辯有計術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

民殷國弱民瘠國殭者未之有也故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為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鑒寐惟君天資聰叡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實兼之今

以君為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君其茂昭
明德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
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
故先是二宮竝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
遜以為子弟茍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
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
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
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

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竝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

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徳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别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絶賔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

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别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晧即位加鎮軍大

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内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

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
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
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
慼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
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
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
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
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

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
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
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
威而兾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
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冑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
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
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
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彦蔡貢等徑赴西陵勑

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

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
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
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
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勑江
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絶寇叛祜欲因所
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
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
運大費損功力晋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

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廵
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肩身率三軍
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
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
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
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
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閒隙
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

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

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漢晉春秋曰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晧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

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祐無傷也或以祐抗為失臣節而譏之習鑿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横之人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兹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冶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祐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綱以羅強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

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德彌昌人積兼已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狥已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彊一卒之所能恊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臧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

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頴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竝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濵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慼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名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

文皇及瑩承基內屬名行令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
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
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
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
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
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强兵力農畜穀
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
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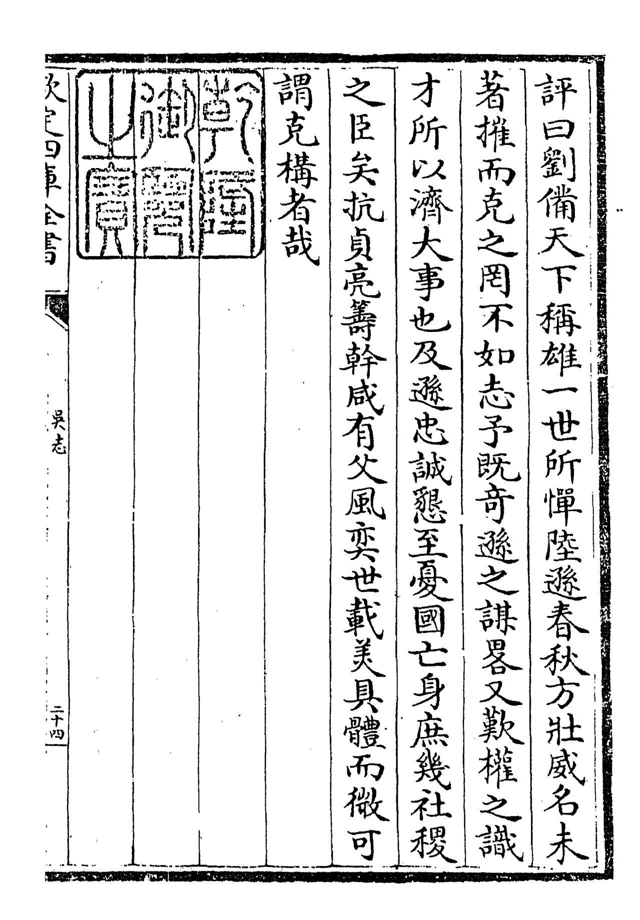
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内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蹔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

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内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沖未統

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防要務又黄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閲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顧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吴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

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潔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晧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景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儁遂為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為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朝廷多

故機雲竝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搆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羈旅單宦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眾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為持兩端玖又搆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耽竝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竝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為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暴朝殺身傷名可為悼歎事亦竝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畧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欽定四庫全書

吳志卷十三

吳志卷十三考證

陸遜得務北進未嫌於我○得務北宋本作但務

拜歸大姓艾布鄧凱等○艾布毛本作文布

此必有譎且觀之注若此閒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

交馳之憂○顛太平御覽作疾

備知其計不可○不可太平御覽作不行

及才畧大施備果奔潰○才畧宋本作方畧

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注若不推算○推算宋本作惟

算

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臣明楷按孫魴疑當作周魴周魴爲鄱陽太守齎牋七條以誘曹休事詳周魴傳

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自不元本作自非

夙夜戰懼不遑鑒寐○鑒寐元本作假寐

陸抗故得將士歡心注協數以相危○協數北宋本作

抉數

審刑罰以示勸沮○刑罰北宋本作刑賞

吴志卷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志卷十四至十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舉人臣姚培雯

吳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黄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

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畧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儁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黄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等衜音道皆為

賔客於是東宫號為多士

吴録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已之君纒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晧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勲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之隕涕鳳皇三年卒子耀嗣玄丹陽人衛南陽人吴書曰衛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郎豫章楊廸拒絶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衆乃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賔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四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衛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狭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以此言見咎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吴人謂衛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

權遷都建業

徼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宫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勑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頼鄉自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

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

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吳書曰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胔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慼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

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
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黄老
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
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
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畧博達器任佐時張
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
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衜辯捷有專對之
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修虞翻

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衆衆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

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闞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絶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為豫章太守不

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陵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衆庶皆懷憤難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實不知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為前有顧邵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黄武七

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
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
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羣后故魯衛於周
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為國鎮
衛建昌侯慮禀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
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姦寇恣
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
以慮宜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

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吳書載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為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尉卹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冲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為置宮衛使中書令闞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

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闞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而蔡穎張純封俌嚴維等皆從容侍從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憯怛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

宜絶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搆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弈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

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其於人情所不能絶誠能絶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閒何必博弈然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弈直事在署者頗斆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

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為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

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為袁紹劉表謂尚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隲以德度著稱為吳良臣而阿附於霸事同楊竺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況霸實無聞而和為令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為不善眾美皆亡耳隲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岱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勑據晃等無事忿忿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

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晃言斥還田里孫晧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為東陽亭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晃汝南人見胡冲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寃之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寮

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授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晧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晧即

阼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太匠薛珝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晧引見仁親拜送於庭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日晧悲喜涕淚悉名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晧於

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

歔欷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

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吳歷曰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

錢塘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皓在武昌吳興施但因

民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刼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

十里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靚即斬

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靚出擊大破之但兵裸身無鎧

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

告皓皓酖之母子皆死俊張承外孫聰明辯惠為遠近

所稱皓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

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别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宫拜授海内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宫並絶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宫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内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宫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

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温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

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輿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為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

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廹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宫中基以得免孫晧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為齊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

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内皆為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宫内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

絕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
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
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
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勑無所不至誠欲上
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
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
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
以來多違詔勑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

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

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勑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牙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牋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

至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為章安侯江表傳載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兒弟作將列在江渚孫有凡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為侯建衡二年孫晧左夫人王氏卒晧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晧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晧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三子國除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晧不聽奮以此見

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齎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事乞丐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十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吴志卷十四

吳志卷十四考證

孫登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宋本作辭疾不受

於是東宮號為多士注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太平御覽時機作知機

蔣脩虞翻志節分明○臣浩按下云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官得與從事則疏內所指之人皆青宮賓客虞翻未嘗廁跡宮僚且殁于交州已十餘年登疏

胡為及之此虞翻二字疑誤

孫慮尚書僕射存上疏曰○臣龍官按存上疑有脫文不然則失其姓也

孫和皆從容侍從注後諸葛豐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臣龍官按諸葛誕即諸葛豐之後此何以云諸葛豐僞叛吳主赤烏十年傳注引江表傳作諸葛壹是豐字乃壹字之訛

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宋本隙上多有字

親拜送於庭注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曰使相繼宋本作日夜相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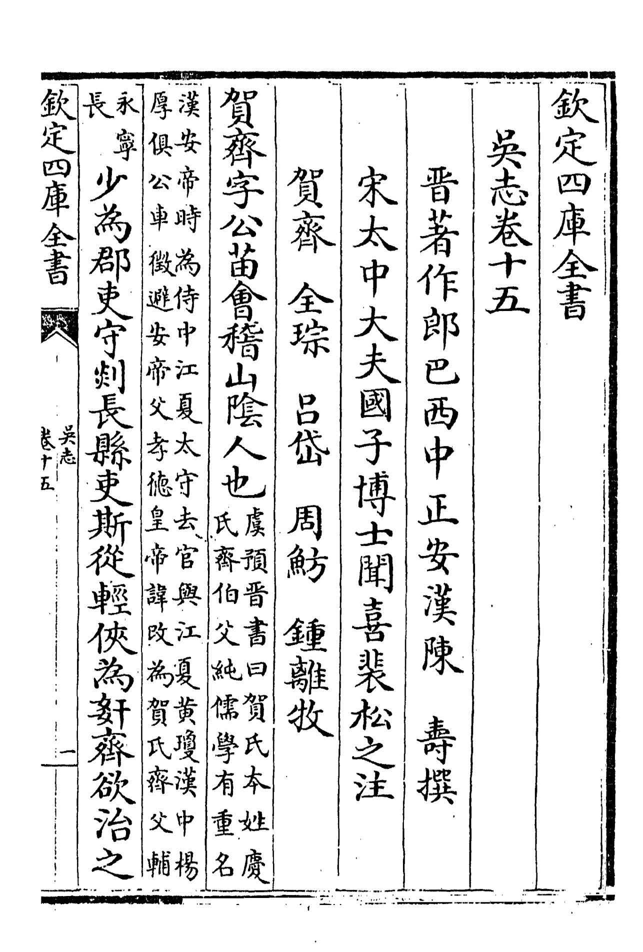
孫霸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臣明楷按妃嬪傳云吳主權王夫人生孫和本傳末云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則和出自王霸出自謝矣此同母二字疑衍

聞達之日聲論當興○當興監本訛作富興今改正

霸二子基壹○臣浩按孫奐庶子亦名壹奐以宗室為

庶子命名豈有與大帝諸孫相同之理此壹字疑誤

吳志卷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吳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齊父輔永寧長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姦齊欲治之

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
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
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
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
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治侯官長商升為朗起
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為永
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
使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

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顧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侯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名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

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音干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為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為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為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

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勒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作鐵弋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弋拓斬山為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

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直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抱朴子曰昔吴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吴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

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吳錄曰晉改為臨安）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軿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

降服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尅心非但書諸紳也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

州以上至皖黄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為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為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

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會稽典錄曰景為滅賊校尉御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為當時冠絶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迕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别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别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陽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

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臣松之以為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諼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

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
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
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
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
封陽華亭侯黄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
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
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
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

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時治富春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為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吳書曰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

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琮有大臣之節也

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迕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

域隔絕瘴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重家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虚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

皆歷郡守列侯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即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責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

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寋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為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横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隲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

承制以博為高涼西郡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

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

遣從事南宣國化曁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黄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

遂為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
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
年不禽非君規畧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
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
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
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
潘濬卒岱代濬領荆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
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騷擾

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偽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輙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

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
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為兩部岱督
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
監兵蒲圻孫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
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
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門内困而孤不早知
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
岱親近吳郡徐源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構與

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源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源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褠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羡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長轉在懐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以魴為錢唐侯

相句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尉黄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為之精誠徽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

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啟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絶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遥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

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横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縁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絶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絶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褫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見譴責靖勤自

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覩東主一所非薄嫿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集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為亂為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

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
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
陽别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為
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
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
鲂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為内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埀
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
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顒明使君上覲天時下察人事中

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齋牋託叛為辭目語心計不宣脣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勑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判來者得傳之也紡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

信一齊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即應人倡之為變聞聲響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棲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與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晥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若

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若飢寒而甘兵寇若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

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
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
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
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
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効若留一月日
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
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
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

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奬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閫狄之間輙得聞知令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舫牋乞加隱秘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舫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惟舫因别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効猥發優命

勑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
為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
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
計為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
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
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伀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
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
成盛勲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

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師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横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内侯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一塗然各有分也為將執桴鼓則

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苟魴為郡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髡剔髮膚以狥功名雖事濟受爵非君子所美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閒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為東觀令無難督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彊禦齊萬年反以處為

建威將軍西征衆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處子玘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並見寵任其諸子姪悉處列位為揚土豪右而札凶淫放恣為百姓所苦泰寧中王敦誅之滅其族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會稽典錄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凡駰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齔時號為遲訥駰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為不然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名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孰人就認

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

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蹔住令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

徐衆評曰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不有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為讓非其義

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茍不惡不仁安得為仁哉蒼梧澆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收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為難矣未得為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收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

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畧百姓殘害吏民收越界撲討自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收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為良民始興太守羊衜與太常滕脩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

此在郡四年以疾去職還為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復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

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勑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

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還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從濡須督會稽典録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况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録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為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為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為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

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劒杜郵令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睢太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為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

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

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會稽典録曰妝次子盛亦履恭讓為尚書郎弟徇領兵為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畧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徇計後半年晋果遣將修信陵城晋軍平吴徇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畧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姧子獲譏毀名云

吳志卷十五

吳志卷十五考證

賀齊山陰人也注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孝德皇下帝字疑爲後人妄增

縣吏斯從輕俠爲奸○斯太平御覽作期臣良裘按斯姓從名然期亦姓也

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楊松疑作松楊

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臣浩按三將疑作二將上云屯大潭蓋竹者吳五鄣臨也

陰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

斬山為緣道○鐵戈疑作鐵杙音亦所以緣而上也

新安志作鐵弋以戈拓斬山作以戈拓塹無山字緣

道下太平御覽有道成二字

凡斬首七千注吾聞金有刃者可禁○太平御覽引此

吾聞下多雄黄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十字

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太平御覽引

此作徐盛被創失牙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牙

因住新市為拒○住監本誤作往今改正

全琮更以奇之注斯亦馮諼市義○諼監本誤作媛今改正

呂岱以博為高涼西郡都尉○西郡疑作西部

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太平御覽無門字

周魴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太平御覽胡綜下多等字

遠隔江川敬恪未顯○未宋本作求

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推疑作惟

鍾離牧徙濡須督注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

○監本育謂牧下多曰字今去

又注今日何為常○句內疑有脫字

子禕嗣代領兵注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北宋本作

謂宜城信陵與建平接

吴志卷十五考證